

飞吧,我心爱的鸽子

□方言

“飞吧,飞吧,我心爱的鸽子,云雾里你从不迷茫……”

金鸽合唱团优美的歌声又唱响了。然而,这么动听的歌声,却因一群从天空中飞过的鸽子,被迫暂停了好几个月。

周芳从文工团退休后,积极响应居委会号召,联系金鸽小区里喜欢唱歌的十几个老姐妹儿,组建了“金鸽合唱团”,并任指挥一职,无缝对接上了老有所乐的晚年生活。她性格开朗,为人正直,做事干练,团员们对她十分信服,尊称她为“周指挥”。合唱团刚起步,人员声乐素养良莠不齐,但周指挥干劲十足,天天组织练习,《南泥湾》《小白杨》《飞吧,鸽子》……一首一首地练。经过周指挥的认真指导,没出仨月,这群豁牙跑风的老百灵们,唱得还真有点专业的感觉了呢。合唱团的活动据点是社区的休闲小广场,广场一侧守着运河大堤,视野开阔又空旷,每天合唱团优美的歌声在大运河上回荡,就像美妙的鸽哨一样嘹亮、动听。

但是,好景不长,有一天合唱团正在小广场上练习,大家唱《飞吧,鸽子》时,天空中突然飞过一群鸽子,还“噗噗”掉下几坨鸽屎,有一堆正好落在周指挥挥舞着指挥棒的手臂上。周指挥没当回事还哈哈大笑。一位老大姐风趣地说:兴许是咱们唱得太好听了把,唱着鸽子就把真鸽子给召唤来了……

然而,事情并非她们想象得那样简单,后来连续几天都有鸽子在小广场上空飞来飞去,盘旋、起落时还会咯噜咯噜地鸣叫。可气的是,它们总在空中拉屎,合唱团接连有人“中弹”。没几天工夫,小广场原来干净整洁的地面,已经落了厚厚一层鸽粪。并且每天鸽哨一响,团员们就会神情紧张,不时地用眼睛瞄向天空,结果她们口中的歌就再也唱不齐整了。

“不对!天天有鸽子来捣乱,这里面肯定有事。”

周指挥意识到鸽子的频繁出现绝非偶然。于是她和团员们大胆假设、分析和猜想,认为广场附近一定有住户在饲养鸽子。金鸽合唱团暂停了每天的练习,周

指挥带领大家围着小广场周边发起了巡视。结果,还真的有意想不到的重大发现。

金鸽小区内部靠近休闲广场一隅,是联排别墅区。不久前新搬来了一位租户,他在院子里建了一座高大的鸽棚,养500多只信鸽。合唱团巡查时,养鸽户的左邻右舍悄然告知:鸽子白天满天飞到处拉屎,夜间咯噜咯噜地乱叫。养鸽人素质很差,他冲刷鸽棚弄得粪便污水四处流淌,流进小区的雨水管道,最终都流到了运河里……合唱团唱不了歌,团员正在气头上,巡查到的所见所闻更让人上火,大家一拍即合:必须投诉养鸽人。周指挥自告奋勇,一马当先,直接向小区物业和居委会进行了反映。

“金鸽小区不准养鸽子?笑话!不准养鸽子那还叫什么金鸽小区?再说,我在自家院里养,干你们屁事?”周指挥带着物业公司 and 居委会的同志找到养鸽租户时,养鸽人置若罔闻,强词夺理:“鸽子是和平的使者,你们懂不懂?”

周指挥说:“你不能因为自己的喜好,影响周边人的生活。更不能破坏我们的居住环境,你看你家冲刷鸽棚的粪水都流到哪里去了?你再看看休闲广场还有人敢去吗,天上掉的地上摊的,全是鸽屎……”

“两条路:要么你把鸽子弄走;要么你搬家。”物业人员义正辞严地对养鸽人说:“不然的话,我们报警处理。”

“别别。鸽子正在孵化期,等孵化完成后,我立刻就搬。你们给鸽子一点时间,也为保护动物献点爱心,行不?”养鸽人一听说报警,蛮横的态度变得柔和了,满口应允,并提出了这第三条路。

大家听他的辩解,也不好再说什么,就同意了他暂缓搬家解决办法。

鸽子的孵化期是17-18天。可是一晃两个多月过去了,鸽子每天还在小区上空盘旋,养鸽人根本没有搬家的意思。周指挥意识到他们中了养鸽人的缓兵之计,便又找上门去。

“大姐,咱们不是商量好了吗,等这



窝鸽子孵化成型后,我就搬走。”养鸽子摆出一副无辜模样。

上一次轻信了他,这次周指挥是有备而来,她知道物业公司 and 居委会没有执法权,担心养鸽人再耍花招,于是,她还给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和派出所打了电话,两个执法部门接到申请后,立即派出了执法人员。就在这时,爆闪着警灯的警车,也停在了养鸽户的大门口。

养鸽人看着赶到的执法车辆,轻蔑一笑:“好,有人执法那就好办了!你们看这是什么?”说完,他将一张信鸽协会颁发的《信鸽饲养证明》亮了出来。

执法人员看也不看那张证明,严肃地向养鸽人阐明:“小区内不可以饲养鸽子等家禽及违反规定的动物,你的鸽子必须立即弄走!”

养鸽人满不在乎,他当众拨通了信鸽协会的办公电话,问道:具有《信鸽饲养证明》的协会会员,可不可以养信鸽。问毕,便打开了扬声器,让在场人员收听信鸽协会的“权威”解答:“信鸽协会会员持有信鸽饲养证明,可以饲养信鸽。”

养鸽人得意忘形大笑起来。但他笑得也太早了。执法人员通过手机向信鸽协会人员告知:“我是综合行政执法人员,既然你方是信鸽协会,请问:居住小区可

以养鸽子吗?你对信鸽协会会员饲养信鸽的地点了解吗?调研过吗?”

在执法人员的质问下,信鸽协会人员理屈词穷,告知养鸽人,必须服从执法人员的人员的搬移意见。

养鸽人如断了线的木偶,瞬间垂头丧气。可他又故技重施,装出一副可怜模样哀求:“我搬!但能否再宽延几天,鸽子正在孵化期,等孵化后……”

“鸽子孵蛋两周半!你还想蒙人吗?两个多月都过去了,四窝鸽子都会飞了……少废话,搬家!”周指挥激动地把随身携带的指挥棒抽了出来,一边情绪激昂地挥舞着,一边痛斥养鸽人,引得在场人员齐声为她叫好。

金鸽小区又恢复了往日祥和、优雅的人居环境。金鸽合唱团在周指挥的带领下,又唱起了动听的歌。

方言
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作品发于《青年文学》《北京文学》《小说月报》《参花》等报刊。出版长篇小说《一辈子也别丢下我》等四部。

筑巢

□肖靖

老庄站在自家院子里看墙外的一排杨树,树上两只喜鹊一趟趟叨来树枝,摆弄好方位放置好,又去叨下一根树枝。这些天老庄每天都要歇上一阵子,鸟巢堆砌得越来越高。

老庄低下酸痛的脖子,弹了弹灰色工装上的尘土,他长年穿着建筑队发的工装,节省了不少买衣服的钱。工装上的橙色条纹随着老庄的动作闪着光泽,老庄下了一个决定,盖新房子。

老庄有一儿一女,儿子已经上了初中,女儿也在上小学。提前给儿子准备好新房子,将来才有资本娶媳妇。老庄这几年跟着建筑队到处打工,给别人盖起了高楼别墅,自家还是四间旧房,儿子一天天长,房子的事不能再拖了。

晚上,老庄让老婆拿出存折,将上面的数字加在一起,又将盖房子所需要的费用掏出来,两个数字对比之后,老庄激动地一拍大腿,成了。

小麦拔节的时候,老庄的房子上梁了,披着满身阳光的老庄站在屋顶上噼里啪啦地向下扔糖果,五彩的糖果滑出一道道彩虹,一群孩子在彩虹的尽头嬉闹争抢,清脆的童音撞化了老庄的心扉,老庄似乎看到儿子娶了媳妇,生了娃,小娃娃奶声奶气地喊,糖糖。

阳光里的老庄,站在房梁上的老庄,手握彩虹的老庄,就是春风里一只筑巢的喜鹊,一根又一根房梁实实在在

稳住了老庄不安的心。

盖好房子的老庄焕发了新一轮的生机,一辈子最重要的大事完成了。老庄继续外出打工,挣了钱一部分留下攒彩礼,一部分装修新房子,粗坏的新房子变得越来越精致,屋里镶了大块瓷砖,外墙贴了雪白的细条装饰砖,院子的地上铺上了整齐的方砖。门楼也镶上了青色的大理石,金色的大门显得气派非凡。老庄放心了,这样的房子在村上拔了头筹。

老庄美滋滋数着口袋里鼓胀起来的彩礼钱,恨不得儿子一下子长大,儿媳妇一下娶进门。

院外大杨树上的喜鹊巢经过日晒雨淋,已经变得破败不堪,两只喜鹊早已不知去向。老庄眯缝着眼瞅着喜鹊巢,心里感慨,我这窝巢建好了,你赶不上我喽。

春天再来的时候,又有两只喜鹊在另一棵树上筑巢,一趟趟叨来树枝,摆弄好方位放置好,又去叨下一根树枝。这两只喜鹊和之前的两只不太一样,巢筑得又高又大。

老庄笑着和老婆说,你瞅瞅这两只喜鹊,这是要建个别墅呀!

老庄老婆低头扫着院子,喜鹊又飞来筑巢了,咱家要有喜事了。

老庄嘿嘿笑着,彩礼钱咱可是攒足了。

老庄老婆养得几只白白胖胖的大鹅扑啦啦地向门口奔去,儿子相亲回来了。

老庄儿子眼睛里带着喜悦,又杂着哀伤。老庄两口子齐齐问儿子,相看的姑娘行不行。老庄儿子嘎嘣地开口,姑娘行,要的条件有点高。老庄一伸脖子嚷嚷着,咱有村上最好的房子,口袋里有足够的彩礼钱,那姑娘还能要出个花样儿来?老庄老婆忙着追问,到底要什么?老庄儿子说,姑娘说要在城里买楼房。

老庄心里头一哆嗦,这些年他一直在城里干建筑,一栋楼房可是几十万呐。

再等等吧,又不是只有这一家姑娘,总会遇到一个不要楼房的姑娘。

几年过去了,不要楼房的姑娘没遇到,彩礼钱却越来越高,更让老庄肝疼的是楼房的价格打着滚往上翻。原本以为自家的钱越攒越多,但是一提到房子,老庄手里的钱就像掉进院子里的喜鹊羽毛,轻飘飘地没了分量。

大杨树上的喜鹊早就飞走了,只留下两个破败的巢。老庄一咬牙,在县城买楼房。晚上,老庄让老婆拿出存折,将上面的数字加在一起,两个人重重叹了口气。首付不够,卖掉新房还是不够,只能借钱。

办好贷款,县城的楼房终于买到手了。老庄一点也高兴不起来,外债和沉重的贷款压得老庄喘不上气来,儿子已经辍学和老庄一起干建筑活。

站在脚手架上的老庄常常想起站在自家房梁上撒糖的情景,五彩的糖果滑

出一道道彩虹,倏地一下就消失了。老庄往前迈一步,左脚在落下的瞬间已经察觉出不对劲,完全没有着力点,老庄想收回左脚,已经来不及了,他灰色的工装上的橙色条纹有一道光闪过老庄灰黑色的脸庞。借着这道光影,下落中的老庄看到工地远处的高树上一对喜鹊正在筑巢,他甚至看到了喜鹊乌黑的羽毛上溢出来的五彩的暗流。

这喜鹊也挪到城里筑巢来了。

老庄醒来的时候,周围一片安静,机器的滴滴声有节奏地响着。老庄转动眼睛,看到了坐在床沿上的老婆,脸色灰黑,满头白发。老庄艰难地吐出几个字,出院,房贷。老庄老婆的眼泪涌出了眼眶,以后不用还房贷了,楼房卖了,钱给你治病了。

老庄手指着窗外说不出话来,老庄老婆顺着老庄手指的方向看去,一只喜鹊正站在鹊巢里喂雏鸟。过了许久老庄终于说出一句话,我活得还不如只喜鹊。

肖靖

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,先后在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微型小说选刊》《小小说选刊》《两岸关系》《小小说月刊》《当代人》等报刊发表作品。